

怀柔文史钩沉

续编

王宝骏 著

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

怀柔文史钩沉

续编

王宝骏 著

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

怀柔文史钩沉

续编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北京市怀柔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北京恒丰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开本:大32开 字数:95千字

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2000册

序 言

王宝骏同志来怀柔工作四十余年，是颇有工作经验和名望的老同志。1991年退休后，以其专业特长和对怀柔历史的研究热情，受领导委托任主编，圆满完成了《怀柔县志》的编纂任务。1984年怀柔政协成立，他连续三届任政协委员。1991年政协开展文史资料工作至今，先后担任文史委员、特邀文史委员、文史顾问，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2002年，王宝骏同志以其对怀柔历史多年的研究成果，编著出版了《怀柔文史钩沉》一书，得到社会各届的关注和好评。这之后，他又陆续撰写了不少有关怀柔历史方面的文章。鉴于这些文章对挖掘、研究怀柔历史文化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，经政协领导研究决定，将王宝骏同志2002年以来在《怀柔报》、《怀柔文艺》等多种报刊上发表过的史稿计53篇汇编成册，以《怀柔文史钩沉续编》的书名出版，以飨读者。并以此表达对王宝骏同志近20年来支持参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谢意。编辑和付印中不妥之处，尚请读者指正。

区政协副主席



2009年6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华阳台 | (1) |
| 后赵时代的怀柔 | (9) |
| 辽代的南京 | (11) |
| 金代的温阳县 | (14) |
| 怀柔建制始于元代 | (16) |
| 谭纶与慕田峪长城 | (19) |
| 百女镌碑 | (21) |
| 极关逊险的擦石口 | (25) |
| 长城与怀柔板栗 | (27) |
| 独具特色的怀柔长城 | (31) |
| 怀柔的佛寺 | (34) |
| 中国最早的佛寺—游觉寺 | (36) |
| 怀柔的道观 | (39) |
| 朝阳洞 | (41) |
| 一天吃一顷地的红螺寺 | (43) |
| 红螺寺功德地 | (45) |
| 空潭孤塔话红螺 | (47) |
| 朝阳庵 | (55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八蜡庙 | (60) |
| 肃禁丛祠冷庙坛 | (62) |
| 朱棣与怀柔建材工业 | (64) |
| 朱能 | (66) |
| 张居正 | (71) |
| 北宅有严嵩篆书碑额 | (75) |
| 明代怀柔的民间专业户 | (77) |
| 钟大相 | (79) |
| 明代怀柔兵备道 | (82) |
| 明代怀柔守备衙和营房 | (84) |
| 察院创建时间辨误 | (86) |
| 祖籍山西洪洞的怀柔人 | (89) |
| 汤河川 | (91) |
| 清初圈地 | (95) |
| 范文程墓地是怎样选定的 | (98) |
| 范时崇其人 | (100) |
| 范家坟 | (102) |
| 吴景果眼中的怀柔 | (107) |
| 左群儿 | (109) |
| 明代文人诗赞怀柔 | (111) |
| 怀柔的淳朴民风 | (113) |
| 螺竹轩与城区绿化 | (115) |
| 城区的名木古树 | (117) |
| 黍春堂 | (119) |
| 蝗灾与灭蝗 | (121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七渡河何以能清水出山 | (123) |
| 怀柔镇的历史名称 | (125) |
| 早期民间环保意识 | (127) |
| 怀柔早期的手工业 | (129) |
| 怀柔最早的公墓 | (131) |
| 怀柔的水运 | (133) |
| 清代怀柔年俗 | (139) |
| 怀柔人怎样过二月二 | (141) |
| 端午趣话 | (143) |
| 鉴别旧志书的糟粕 | (145) |

华阳台

明万历《怀柔县志·卷一·地理志八》古迹中记载：“燕城，县东北二十里。”这短短8个字的记述，向我们提示了一项十分丰富的信息，即战国末年的风云人物燕太子丹，在他与“履至尊而制六合”的秦始皇嬴政的较量中，曾在怀柔地区有过重要的活动。

关于古燕国的都城，有“封帝尧之后于蓟，封召公奭于燕”的记载。历来认为“蓟城”与“燕城”同为一地，即位于今北京城区宣武门以南一带的地区。但也有的学者认为“燕城”与“蓟城”，并非一地，1980年，北京史研究会出版的《北京史论文集》，刊登常征先生《召公封燕及燕都考》一文，就指出“燕城”的位置在今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。常征先生还特别强调指出，燕国虽曾以“蓟城”为都，但燕国在其漫长的800多年的历史中，都城并非只在蓟城一处，而是曾经多次变迁，先后在燕城、临易、蓟城、武阳和辽东等地建都。这5处都城的位置，燕城位于今房山区琉璃河一带，临易位于今河北省雄县与容城交界处，蓟城位于今宣武区广安门一带，武阳在今易县东部，辽东的都城在今辽宁省辽阳一带。

燕昭王中兴后，以蓟城为都，至燕国的末期，燕

太子丹的活动中心应在蓟城以北，即今昌平、顺义、怀柔一带。这在史籍上是有很多记述可考的。

位于怀柔西栅子火焰山山顶的“九眼楼”，以敌楼四面均设有9个箭窗而闻名，是北京地区长城的奇景之一。九眼楼北侧有明代人徐申的诗碑一块，刻于万历十三年（1585年），为七律诗两首，其第二首诗有句云：

树从碣石晴霞绕，
酒近华阳彩雾封。

这两句诗告诉了我们，燕昭王招贤纳士和燕太子丹礼贤下士的著名故事，都发生在怀柔附近。

“树从碣石晴霞绕。”作者说当他振衣一上火焰山九眼楼时，站在这个高峰向南眺望，当年燕昭王为邹衍修建的“碣石宫”，在晴朗天空的云雾缭绕中依稀可辨。

燕昭王为邹衍建碣石宫，是千古流传的佳话。史籍记载：公元前311年，燕昭王即位后，励精图治，卑身厚币以招贤纳士。不久便出现“乐毅自魏往，邹衍自齐往，剧辛自赵往，士争趋燕”的大好局面。

邹衍来到燕国后，在怀柔、密云一带改进农业技术，使怀柔、密云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。为了表彰邹衍的功绩，燕昭王特为邹衍修建了一处别墅式的宫室，即碣石宫。取名碣石宫，由于宫室位于碣石山附近。徐申在九眼楼上，能眺望到碣石宫遗址，尚在晴霞缭绕中依稀可辨。则碣石宫距怀柔城区也不会太远。

“酒近华阳彩雾封”。作者说，在九眼楼南望，不但可见晴霞缭绕中的碣石宫的遗迹，还能看到当年燕太子丹在华阳馆置办酒席、招待樊于期的遗址，也在彩雾迷濛中，清晰可见。

燕太子丹是燕王喜的儿子。青年时曾入质于赵。当时秦王政也在赵国，两人私交甚厚，是友情很好的朋友。后来秦王政登上秦国的王位，太子丹又入质于秦。燕太子丹认为他和秦王有在赵国时的一段交往，一定会受到秦王的热情款待。不料想秦王政却是一个生性暴戾的人，一当了秦王，便翻脸不认人，一点都不顾及往日的交情，对待太子丹的态度十分傲慢无礼。燕太子丹不料想秦王政是这样一个无礼无义之人，一气之下，便逃离秦国。回到燕国后，又遇到秦王政蚕食诸侯，并兵临燕国外围，燕国君臣十分恐惧。正当这个时候，秦国大将樊于期得罪了秦王，逃亡到燕国。太子丹不仅收留了樊于期，而且待以上宾之礼，亲自在华阳台上的华阳馆置办丰厚的酒席款待樊于期。在这个盛大的宴会上，还展示了价值昂贵的千里马和善于鼓琴的美女。

华阳台上华阳馆，明蒋一葵著《长安客话》称“华阳台在涿州城内西北隅。”但清代于敏忠等撰《日下旧闻考卷 128》记述，涿州城内西北隅有低洼地 10 余亩，中有一个小阜，高仅数尺，不象一个高台。因而于敏忠认为，涿州的华阳台实际上是无可考证，认为这仅是一个传说，不能据以证实华阳台即位于涿州。

徐申“九眼楼”诗，明确认为，华阳台位于怀柔。按怀柔地势，自古以来，以“台”多著名，怀柔县城在清代末年有“五台三乐”之称，这5个台分别是火神庙台、天齐庙台、娘娘庙台、玉皇阁台和孤台寺台。清康熙《怀柔县志》对孤台寺台有明确记述，“孤台，在县北三里，高十余丈，旧有金胜寺塔，今废。”从这个记述可知，怀柔民间流传的“孤台寺”本名为“金胜寺”。民国年间，天齐庙台、娘娘庙台均高10余丈，现仍健在的古稀老人对这些高台的印象尚记忆如新。

古代的怀柔，既然以“台”多著称，燕太子丹招待樊于期的华阳台极有可能位于怀柔城北一带。

公元前227年，燕王喜二十八年，荆轲手提樊于期的首级和督亢地图，入秦刺秦王，未遂被杀。

公元前226年，燕王喜二十九年，秦将王翦攻克蓟城。燕王喜退守辽阳，秦将李信率兵追击，燕王杀太子丹献秦。第二年，秦将王贲率兵攻辽阳，燕王喜被虏，燕国灭亡。位于怀柔城北一带的“燕城”及其附近的“华阳台”，均遭毁弃。

关于督亢，《括地志》称“督亢坡在幽州范阳县东南10里”。《郡国志》称“方城有督亢亭。”《水经注》称：“督亢沟上承涑水于涑谷，又东迳涿县郾庭。”目前多部史籍均认为督亢的地理位置在涿县，但这些史籍有的称为“督亢坡”，有的称为“督亢亭”，有的称为“督亢沟”，名称各异。而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却认为督亢位于怀柔。清康熙《怀柔县志·卷八》收入

顾炎武“督亢”诗一首：

此地犹天府，当年竟入秦。
燕丹不可作，千载自凄神。
野烧村中夕，枯桑陇上春。
一归屯占后，墟里少遗民。

咏督亢诗收入怀柔县志，盖由于督亢位于怀柔之说，自古已有。清康熙《怀柔县志·卷一》建置中称：“又《太平寰宇记》，燕太子丹使荆轲献督亢之地图于秦，督亢即怀柔地”。该书还特别指出，今古迹虽无考，但顺义西有燕王冢，又有太子坟头，昌平有燕丹村，联系这些情况来看，督亢位于怀柔是可能的，只不过年代久远，无从考评而已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燕国自燕昭王中兴后，政治活动中心逐渐北移。燕太子丹的活动，除为荆轲送行，在易水河边外，其它一些活动，均不在蓟城之南。《史记索隐》指出：“督亢之田在燕东”。涿州在燕之南，所谓督亢在涿县，恐系历代文人附会之说。怀柔位于燕都蓟城之东北，与督亢之田地于燕东相接近。《日下旧闻考·卷128》引史籍记述：“齐孝昭皇建中，平州刺史嵇曜建议：开凿州督亢旧坡，长城左右营屯，岁收稻粟数十万石，北境得以周瞻。”督亢旧坡与长城营屯并列，又说垦种督亢之田后，得到周济的是燕国的北方，可见督亢在燕都之北而不是南。

中国古代有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，其发生地点有多处不同者十分普遍。荆轲在燕国的活动，因有“风

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千古绝唱，文人墨客于是把督亢、华阳台等地点都一股脑儿安放在易水附近的涿县、固安等地。实际上燕王喜当政时，燕国南部的易县、涿州、固安、新城、容城一带，已是秦人兵临城下的战争第一线。为了安全，燕国都城虽仍在蓟，但太子丹的活动已转移到蓟城以北的昌平、顺义、怀柔一带。

明万历《怀柔县志》，在“形胜”中记述：怀柔是“天府之国”、“一大都会”、“博大爽垲”、“地处雄要”、“形胜雄伟”、“重镇名城”。笔者原来也认为，这些赞美燕国的形容词似不应列在怀柔一地。现在看来，明、清代有识之士，列“怀柔”为“一大都会”，“重镇名城”，决不是毫无根据的妄言，而是深知燕国在由蓟城退守辽东的这一段期间中，其政治活动中心已逐渐转移到怀柔到蓟县一带。

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司马迁，有一句描绘燕国的名言，“亦渤碣之间一都会也。”历来有人认为，碣石山在秦皇岛一带，距渤海很近，渤海与碣石之间，何以能容得下一个地方千里的燕国？实则这是由于对碣石山的历史尚未弄清楚的表现。根据常征先生的专文，秦皇岛一带的山称碣石，是战国以后的事。战国的碣石山并非指秦皇岛一带的山，而是指昌平西北一带的军都山。所谓渤碣之间一都会，乃指渤海与军都山之间的都会，今昌平、顺义、怀柔、平谷、蓟县等地区位于渤碣之间，怀柔有燕城，司马

迁所谓一都会，极有可能指燕城而言。

碣石宫的位置，据《括地志》称，此宫在蓟县西北三十里宁台之东。蓟县西北即怀柔县之东南，具体地点应在今怀柔至平谷一带。宁台也是燕昭王中兴后在蓟城之北新建的宫殿之一。

《史记》卷八十，《乐毅列传》中《乐毅报燕惠王书》称，乐毅大败齐兵后，“珠玉财宝，车甲珍器尽收于燕，齐器设于宁台，大吕陈于元英，故鼎反于历室，蓟丘之植，植于汶篁”。齐国的珍宝玉器陈列于宁台宫，大吕是齐国大钟，陈列于元英宫，被齐国人掠去的燕国大鼎又重返燕国，陈列于历室宫，在蓟丘栽植了产于齐国汶上之竹。宁台、元英、历室都是燕国豪华的宫殿，地点均在蓟县西北、怀柔东北一带。燕国在怀柔县城东北一带建立了众多豪华的宫殿。燕国大鼎重返燕国后，没有陈列于蓟城，而陈列于怀柔至蓟县一带。都城蓟丘栽植了产于齐国的竹子，足见当时怀柔至蓟县一带，已是燕国政治活动北移的中心地带了。

秦灭燕后，燕城、华阳台、碣石宫、宁台、元英、历室等这些当年赫赫扬扬的城池宫殿，都被彻底毁弃，以至故迹遗踪，很难考证。但从20世纪70至80年代先后在怀柔一中、东关粮站、县公安局建楼工地、区委建楼工地出土的战国蟠璃纹青铜鼎、战国铜镞、铜敦、灰陶折肩罐、刻纹陶壶、水鸟鱼纹陶壶、陶豆、陶盘等来看，怀柔县城确实为京郊最大的地下文物埋

藏区，其面积达 240 万平方米。这就有力地说明，怀柔县城绝不只是一个战国墓葬地，而是古燕国燕城一带的重要活动中心地带之一。

后赵时代的怀柔

后赵建国于公元319年（东晋大兴二年），至351年（东晋永和七年）灭亡，立国33年。当时后赵的行政区域，最北到达今怀柔、密云一带，但实际上，后赵在怀柔、密云只进行过几次军事行动，并未形成巩固的统治。

334年，后赵石虎杀死后赵皇帝石弘，自立为天王，当时东晋王朝为牵制后赵的势力，封当时的幽州刺史、鲜卑族人段辽为骠骑将军，其军事势力已控制今怀柔、密云一带。338年（东晋咸康四年），位于今辽宁西南部一带的前燕慕容皝，认为段辽的军事力量对前燕有威胁，遣使称藩于后赵，约期夹攻段辽，是年2月，后赵石虎发兵7万，号称20万大军，北上攻段辽。3月，后赵的龙骧大将军支雄率兵到达今北京地区。段辽所部的渔阳太守马鲍、上谷相侯龛等一看形势不妙，率所部40余城向石虎请降。段辽本人也由今河北迁安一带西逃至密云，乞降于石虎。至此，今怀柔、密云一带，均归石虎统治。

同年4月，石虎企图乘势吞并前燕，受到了前燕的顽抗。猛攻义县10余日，未能攻克，不得已，引兵后退，中了前燕的埋伏，后赵军大败，死了3万余人。

东晋封前燕慕容皝为征北大将军，以奖励他打败石虎的功劳。石虎兵败南逃后，怀柔、密云一带仍归段辽控制。到了是年12月，段辽为诱使石虎再次北上，以便联合慕容皝的军队攻击石虎，以消灭石虎的军力。一方面派遣他的儿子再一次向石虎诈降，另一方面，又在石虎派兵北上后，秘密向慕容皝告密。石虎的大将军麻秋率兵3万人，在段辽的配合下，进军到密云，被前燕的伏兵包围，麻秋大败，后赵军队死伤者达百分之六十以上，这次南逃后，后赵势力始终未能在北京地区站稳脚跟。

总之，东晋咸康四年的一年中，后赵势力两次为前燕所败。石虎在兵败后逃离了北方地区，在北方进行了非军事的其它工程的可能性，不是很大。